

春秋經解



春秋經解卷三

宋

孫

覺

撰

桓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法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而桓公在位十八年書月書王者四不書王者十有四此聖人之意也桓公之於隱公以恩言之則兄弟也以義言之則君臣也桓為弟而弑兄為臣而弑君放棄恩義絕滅尊親舉天下之大惡無為比者然當是時天子

以衰而不討諸侯相望而不救至於晏然行卽位之禮南面爲君以朝其羣臣以有其一國聖人以爲桓公之行如此之惡而能至於此由天下之無王王道不行而賊臣縱恣也故在位十八年而經不書王者十有四然於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特書以王者此又聖人之意也桓已弑君而自立當時之天子已不能討也然孔子憤賊子得志於一時遂欲顯誅於後世且以示萬世之下弑君之賊不可使一日少生奈何緩之至十八年之久縱而不討乎元年書王者以

爲弑君之賊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者以謂王室微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卽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雖已晚矣然亦足以爲王誅也至於三年而桓竟爲君王竟不討聖人若曰桓公大惡者乃得竟爲君乎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於是遂不書王以見當時之王竟不能討而桓公之惡竟遂其欲也十年書王者以爲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絕於天下而天下之爲惡者益熾而昌也於是書王焉以明王雖不能討

桓公而天下不可以十年無王也故十年有王非以
赦桓之罪乃所以存王道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
桓公之終也桓公弑君弑兒而自立奈何天子衰而
不能討至今在位十八年之久而不以弑賊見討而
終乎王室雖衰力不能討矣于是之時有能以王道
正其罪而討之亦可以爲有王也聖人若曰弑君之
賊不可使偷一日之生將以必誅况已弑也故元年
書王欲王者之即討也二年書王雖已少緩亦足爲
王討也十八年書王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

於即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將
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故桓公元年二年
十年十八年有土者孔子所以深憤當時之亂而有
意於萬世之法也趙子不達孔子之意在於萬世乃
曰夫子修經時豈不知此年竟不討乎何須存之也
且孔子生哀定之間何救於隱桓之亂然孔子區區
褒貶正以一王之法蓋以萬世之下善者可勸而惡
者可懲也孔子知其竟不討又不立之乃所以爲春
秋之意也若以爲前事皆不足治孔子又何作春秋

乎此說非也杜預以爲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所頒也其或廢法遺常失不頒歷則不書王劉炫規過曰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此天王能頒歷乎劉炫非之是也何休曰無王者桓公無王而行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案桓公之行誰弗知之乃須去王然後見桓公之惡乎元年已弑之矣安得曰未無王乎此說非也穀梁曰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案此亦責桓公無王爾未盡得夫誅桓公之意也又曰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十

年有王正終生之卒案陳侯鮑卒在五年之春又不以王正之此亦非也

公卽位

古者君薨旣殯而嗣爲君未就阼階之位明年正月朔日乃就南面而改元康誥曰王釋冕反喪服是於未逾年之時未行卽位之禮也逾年之後卽改元春秋書元年卽位是也必逾年而後卽位繼父之業承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在人子之心豈逾年而遽忍哉雖三年不忍也緣臣子之心土地之託社稷

之守人民之重曠年無君則君道絕故抑人子之心而申臣民之心也然猶三年稱子於其國中猶曰父在云爾此春秋繼正之法逾年而後卽位之禮也然春秋之法繼正書卽位繼弒不書卽位以謂爲人臣子而君父見弒於人則己雖嗣君亦何心於卽位也故繼世者不敢行卽位之禮以示先君之薨不以理隱痛之深也然繼弒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而忍行其禮也先君之薨不以理而已無隱痛之心則弒之者誰歎欲卽位而爲君者乃弒君者也彼弒君而求

卽位卽以卽位書之以見其弒君之惡也隱公之薨不地而桓行卽位之禮則弒隱者桓也公穀論繼弒而卽位其義皆通但穀梁謂之言不言非也趙子曰繼弒者不當行卽位之禮何得曰言哉此說是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會者二國相會而謀事也桓公弒立恐懼見討於諸侯鄭伯乘桓公恐懼之時知有求而必果遂與桓公爲垂之會欲終易許田桓公者弒君之賊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同誅者鄭與魯同好往來之國不能舉大

義誅凶逆以正王道以明諸侯討賊之義而規規於
尺寸之士分毫之利親去南面之尊而求會弑君之
賊鄭伯之罪不容誅矣聖人同其惡而書之曰公會
鄭伯于垂許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湯沐之地天子
不狩而諸侯不朝遂與相易天子所受之地以絕天
子之狩而廢諸侯之朝隱八年書我入祊入者得而
不居也于時魯雖得之而未嘗居有之也至於桓公
新立當恐懼不安之時而鄭伯乘之益璧以求地也
曰璧假者蓋祊之地狹小不足以當許田之廣大鄭

伯必欲得之又益以寶璧而以甘辭假借孔子著其
罪而書之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所以甚惡鄭伯而重
桓公之罪也然鄭以祊以璧然後得許田之地而聖
人於經但云假璧而沒去祊之地者蓋春秋之文簡
易見於八年則此不重出要以璧假爲重也杜預曰
隱其賈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案孔子於春秋未有無其事而虛加其文者若實無
璧何得言璧哉此說非也公羊曰田近許故謂之許
田穀梁曰無田則無許可知也不言許不與許也案

此皆不知許田爲魯朝宿之邑名妄爲說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之盟左氏以爲結祊成也然則以天子之地擅相交易若市井之小人而又屢盟數會坦然而無所愧畏聖人以爲天下無王故能至此書之且有警於後世也

秋大水冬十月

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灾或害禾稼敗居廬凡爲災則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於水大而爲災

則于時之陽其不能勝陰而陰專盛矣聖人旣著其爲災之迹又以見當時之天下有召災之實春秋之間一魯國之小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又可勝記乎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案水爲災故書若水不自平原出而爲災則不書此非也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水雖高而不爲災與不及高而爲災孔子如何書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

咎也大過之時棟已傾橈本末皆弱剛中之君子過以救之之時也至於上六則過涉已極至于滅頂患極而身從之死故曰凶焉然而忠臣義士慷慨奮發患難不避而以身死之雖凶無咎不可咎也蓋死者人之所難一奮其身死且不避而好事者以其事之不成而咎之多矣聖人於易特設其象而解之曰不可咎也所以勉進忠義之士有爲於所不可爲之時必救於無可奈何之際以冀幸于萬一也春秋之時見弑之君二十四而死難之人三人而已孔父仇牧

荀息當是之時天下之爲人臣者或亡國以自存或賣君而苟位滔滔是也而三人者或投萬死以赴君之難或持大義以障君之賊事既不果而以死繼之君存則與之俱存君死則與之俱死食君之祿立君之朝義不忍與姦臣賊子並生於時冒白刃投死地以同君之禍皎然不欺其心而自得於死所孔子安得不與之乎春秋書之深有意於萬世而使不忠不孝之人少爲之動也然而三人之中其節最高而不可擬者孔父也孔父正色立朝姦臣逆子畏攝而不

敢致難於其君必先殺孔父而後敢行弑逆是孔父以一人之身而捍一國之難孔子賢之而特書其字以別仇牧荀息徒能死君之難左氏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至遂弑殤公啖子曰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故誤以爲女色之色也啖子非之是也穀梁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旣死君不忍稱其名趙子曰孔父之事非殤公自書也何得曰君之不忍乎又曰其不稱名孔子爲祖諱也案春秋魯國之史

非孔子家傳之書何得曰爲祖諱乎

滕子來朝

來朝例同隱十一年然滕子在隱之時書卒書朝皆稱侯爵自此二年來朝之後但書子終於春秋不復更稱侯爵三傳皆無說獨杜預范甯以爲時王所黜諸侯之爵有功則升有罪則黜滕之降爵未嘗有罪天王但以弱小之故降爵爲子亦失罰矣趙子以爲居喪稱子豈可滕之嗣君終春秋之世常居喪乎此說非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之法會不繫事以爲常事不書亦善惡無足懲勸則沒其事而但著出會之罪也會而繫事者三薄之盟釋宋公澶淵之會宋災故皆以其事至善故特繫事以美之稷之會以成亂以其事至惡故特繫事以貶之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四國與宋往來宋督弑君不能討又會于稷以成其亂使督得遂爲臣而公子馮得遂爲君聖人深罪四國之君無人君之道四國之力足以討宋國之亂四君之義足以定宋

君之位不能援立正君討除賊子而反從其謀以成就其志使其亂得成焉聖人若曰宋督雖有弑君之罪然卒其亂者四國之君焉故書之曰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其亂會于稷而無暨及之文是均其惡也春秋凡言以者不宜以也成其亂何所宜哉故書曰以也公羊曰內大惡諱又曰隱賢而桓賤也案內之大惡者甚衆逆祀僖公昭公之孫悉書之無有諱者桓爲其賤而以大惡加之又非也使桓無成亂之惡孔子焉得而加之穀梁曰以者內爲志案言

以者不宜以爾無內爲志之義又曰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案經無廡加之理謂之取而加之則非寔事也孔子安得妄加人之罪乎杜預曰成者平也平宋弑君之亂江熙亦曰成者平也案經言成亂不得曰平也若寔平之乃是善事於經當有異文又安得取鼎而還乎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收奪之名桓公旣成宋亂又奪取其大鼎以歸書曰以大惡無甚於此者也鄰國之亂力不能救則

已可也會四國往救之又但求取其賂遂成其亂焉夫貪賂嗜利不顧禮義雖小人有所不爲奈何以南面之尊公侯之貴社稷人民之守道義風俗之出而貪賂嗜利滅棄禮義爲小人之所不爲聖人欲示其惡於後世也直書其事曰以成宋亂取郕大鼎于宋太廟者周公之廟周公大聖人魯之始祖桓公旣成亂得鼎而歸不自以爲惡也納之於聖祖之廟以爲光榮焉書曰納于太廟納者不宜納也成亂之罪已不可勝誅矣納鼎而歸又非之大者况以賊亂之餘

賄賂之物而納之聖祖之廟如何其罪也桓公一舉事而大惡者三孔子書之無遺焉既深疾之且憤弑君之人得志而有爲則罪亂無不至放情而自恣也鼎寔宋人以之歸我然不以宋歸爲辭而曰我取之者所以見桓公之志在於成亂而取鼎也又寔取之而還非自歸我故於經但言取而不曰歸也鼎寔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郟大鼎者鼎之成自郟也凡物皆有以名之右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之論煩碎無足取者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者魯之與國桓公卽位而始來朝也春秋小事大弱事彊時朝歲聘一時之失禮也穀梁曰桓內弑君外成人之亂杞卽是事而朝之惡之也春秋之義責其所可責不責其所不可責聖人之意若曰偃者不可責之恭跋者不可責之踴不彊其所不能不求其所無有當是時天子衰不能討桓公之亂諸侯之彊者不能誅弑君之賊杞侯弱小之國偏畏於魯朝聘以時恐其不保能舉大義而立王法乎杞侯之朝罪

不在朝桓公也穀梁說非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楚之近國是時楚方僭號欲伯中國蔡鄭二國

以下

闕

九月入杞

闕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闕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二年嘗與齊侯會于稷成宋之亂於是復為之會而經不繫事秋七月遂有公子翬如齊逆女之事是於未婚之前而為此會也左氏曰成婚於齊是也桓公與齊謀婚而不由紹介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已之婚醜惡見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闕 以上之曰偶爾相遇匹夫之行非諸侯之事以志其

非此若以禮相見當書會書遇也案春秋之義有事如可善而經無褒者有事如可惡而經進之者聖人

春秋經解 卷三
之道浩浩如天淵淵如淵若鬼神之變化不可求測
但其反覆顛沛未嘗不在因時成化而入人於善也
許世子止不嘗藥之過小然而其君不幸死焉許止
一人孔子亦將恕之矣奈何後世將有因是迹而爲
亂者也孔子寧誅許止一人不與後世篡臣賊子爲
之地也諸侯受國於天子以治其民人而遠去其疆
守而苟然相見聖人所不許也然是時口血未乾遂
相侵伐者不可勝數二國之君乃能一約其言往來
和好遂至其身之歿不猶愈於朝盟而暮叛之者乎

孔子寧少進胥命者以罪嘗盟會而尋伐者凡賢者
之論病於太高不肖之言病於太下雖高下不同而
爲害一也如趙子者其亦病於太高者乎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羊作紀案左氏穀梁皆杞而左氏載事此當以
二傳爲定也去年之秋魯嘗入杞杞於此恐懼而求
成於公故爲郕之會也會者均二國之善惡義同元
年垂之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例同隱三年書朔書日者正朔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書既者三而已既者盡也不曰盡而曰既穀梁曰有繼之辭是也蓋言盡則絕無復生之理言既則見既而又生也方日之食但見其食之盡安知其既而復生然聖人以復生之意書之者此其深意也日者陽之精陽之精者食而且盡則天下之陽亦將虧而至於盡也聖人之爲道惟陽之勝陰則君父常尊而臣子常卑君子常彊而小人常弱至於陰盛而勝陽聖人所不與也陰雖盛必爲之戒陽雖衰必爲之助

易坤之上六陰道之極至疑陽而戰于野然聖人不與陰盛而陽爲之戰也則正其象而言曰龍戰于野若龍之自戰焉故春秋日食而至于盡則變而曰既以明復生坤之上六陰盛而戰于陽則以龍自主其戰然則陽不可以不盛而陰不可以不弱奈何天下之爲陽常至於衰而爲陰之勝天下之爲陰常至于盛以陵陽凡陰之類者亦何足道焉所爲陽者有罪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內大夫在隱公時嘗再見經然而無氏蓋隱自以爲桓攝立不命大夫故終隱之世但稱翬也桓公已弑隱自立而翬爲謀主故卽位未幾而遂加爵命於此見經遂曰公子翬也逆女之禮君親之者也春秋之時親迎之禮類多不行一切書大夫之逆以見其罪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以爲婚禮雖奉時君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曰公子也案公子公孫皆其族氏不緣先君而謂之公子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亦修先君之好也何以不稱公子

九月齊侯送姜女于謹

古者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其義猶曰女以嫁爲歸義當適外者也以義割恩而已故男子則主其祭祀以傳於世女子則一適於外終身不反男子而去父母則爲不孝女子而大歸其家則爲至惡故閨門之內以義割恩而男女之事夫婦之道成齊侯以諸侯之尊不能割愛以從義而眷眷爲兒女之情感禮而犯義而送女出境謹魯地也送女不下堂而遠至於魯失禮之甚故書曰齊侯送姜氏于謹春秋之

法入國稱夫人謹魯地而姜氏不稱夫人齊侯身送之有父母之親故申之曰姜氏公羊曰雖爲隣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是也

公會齊侯于謹

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於是與齊侯會也春秋書之者以見公親迎之禮不行而徒會齊侯于謹以姜氏歸也逆女親者也不于其國而于我之境非禮也齊侯不送之則公亦不至于謹也謹之會寔受姜氏于齊侯而經但以會謹爲文者以謂萬世之嗣已則輕之

而使大夫齊侯之疆我則畏之而會于謹見公之動不以禮而惟疆之畏故書曰公會齊侯穀梁曰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親迎不行而惟齊侯之畏經曰會齊侯爾未嘗言逆也而穀梁以爲逆而會之何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君治外夫人治內君夫人分治內外者也故一國之政莫大于夫婦之間男女之際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一國之化自人君夫人而

來故文王刑于寡妻而關雎之詩作天下儀焉婚姻
之禮春秋重之雖常事必書以風化之所出治亂之
所由不可不重也君出而反必書至夫人之歸亦書
夫至告廟之禮同也合二姓之好繼萬世之嗣以爲宗
廟社稷之主不可不告焉穆姜之至書遂以齊姜之
至書僑如以今姜氏之至不言輦以者穀梁謂公親
受之于齊侯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使弟來聘例同隱七年左氏曰致夫人也趙子曰案

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書以示譏此若致女亦
必書之左氏但見彼有致女之文此又新婚之後附
成此說也

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有年大有年二而已其
一則桓公是也其一則宣公是也夫年數如此之久
而豐年纔二而已又於桓宣之時此聖人之意也桓
弒隱而自立者宣弒子赤而自立者當是之時天子
衰不能討諸侯自以爲惡不肯誅竟得其位以處一

國之民上此孔子欲誅之而不能者也然天又以豐年安之所以不可知者天也人力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道有常不若人道之錯亂也桓宣弑君而未討又有年以安之此又不可知者也孟子曰君不鄉道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桓公弑君大惡者一時不能討之然而在位嘗有年焉有年何足道也亦志於仁鄉於道而已苟大惡之人在乎位則雖歲歲有年焉無益於治也有年固常事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年者宜不少也然在於桓宣之時則可書也

桓宣大惡是行道而有年乎有者不宜有也蜚也蠶也鸚鵡也無有者也有之則爲災爲異矣蜚蠶之災何可有也桓宣何等君也所行何道也而有年焉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者二所以疾亂尤甚焉然而公羊曰以喜書是何足喜也又曰恃有年也焉知恃而書之邪恃有年當有恃之之迹也其恃者何也然而經無文焉此非也穀梁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也然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皆熟之年纔二爾魯何以能存乎此非也趙子惟怪春秋書有年之少然而曰

告廟卽書也雖大惡之人亦知有年之可喜彼若有年寧惜一往以告之乎以告廟爲義則春秋告廟者宜不少矣然而纔二年焉趙子之說非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人與禽獸異類也然而人道衰則禽獸盛禽獸盛則將害人而食人之食矣故聖人務使人勝於禽獸孟子論周公之功驅猛獸而百姓寧是也古者畋獵以時所以習戰陳講武事驅猛獸除八害也春謂之蒐者方春之時禽獸孳尾生育之際不可以盡殺蒐言

其擇取之也夏謂之苗夏之時田苗盛長有禽獸害苗則出焉言其爲苗而田也秋謂之獮時方肅殺可以順天時而殺物也冬謂之狩狩猶守也冬物畢成可以圍守而取之也四時田獵三傳之辭各異惟左氏記臧僖伯諫觀魚之辭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與周禮爾雅之文合義說又通當以左氏爲定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狩者冬田之名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此得田之時也然而經書之者以郎爲遠地狩雖得禮而公從禽至于遠地荒國內之政而逐盤游之樂

故志其地以譏遠狩也公羊曰譏遠是也左氏以爲書時禮也案春秋常事不書若得時得禮卽常事爾何用書之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春秋王臣爲三公則稱公畿內諸侯則稱字大夫則稱氏稱字士則稱名爲冢宰則加宰未有宰而言名者渠伯糾蓋天子之宰也冢宰之職任重位尊四海之事皆得統領春秋書宰渠伯糾宰周公是也書宰者譏其以冢宰之尊而行聘問之禮也然而宰周公

不名者宰雖不當下聘而聘未失禮也宰渠伯糾言宰官也言渠氏也言伯字也言糾名也官氏名字四者兼舉之者所以重責之也以桓公弑君自立天下大惡之人天子衰不能討已爲有罪又使大臣聘之渠伯糾當是時爲天王冢宰任重責大居可言之地有可爲之資宜以正道匡救天王揭桓公弑君之罪號令天下使天下諸侯得以大義誅殘賊悖亂之言以示王者之法不容姦臣逆子也渠伯糾不能如此已爲尸位又首奉天王之命來聘桓公使弑君之賊

得遂其志而天下諸侯晏然而莫敢討也桓公雖一時弑君自立然常恐懼見討於當時天王冢宰今來聘之則是成桓公弑君之罪而使孤臣孽子含憤飲痛於君父之讎窮天地而不報也春秋王臣失禮者多矣至於求賄求金未嘗書名以罪之惟渠伯糾責之最深者春秋之義可責則責之不可責則不責也渠伯糾在可責之域孔子安得不責之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夫魯小而齊彊又非方伯連帥之任孔子爲之大夫陳恒弑君亦無責矣然而孔子告于魯公告于三子不聽而孔子與言嘆惜者再孔子以謂弑君之賊人人可討也况隣國乎况有諸侯之位乎故陳佗陳夏徵舒之見殺孔子稱蔡人楚人以少進之所以廣仁義之道而誅篡逆之人使將萌而不敢也奈何渠伯糾爲天子之冢宰旣不能率天下諸侯倡大義以討之又來下聘之乎此孔子深疾之也故特書名以貶之左氏曰父在故名案父在書名則當如

仍叔之子書之此不明貶之之意故妄爲此說也公羊曰下大夫也若下大夫書名則士當如何書之乎糾下大夫當名則宰又何官也反覆求之公羊之說亦非

無秋冬二時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修春秋皆因舊史舊史之所載不可以爲勸懲則孔子削之舊史之所無雖如日月之可考知者孔子亦不妄加也如經所載首時皆首時之下舊有事孔子以其無足懲勸

略去其事而獨存其首時也舊史一時或二時其下無事則不書孔子亦不加之此年無秋冬二時是也亦有雖非首時而事適在於其月孔子但去其事亦不改爲首時也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是也推此以求之足知孔子於春秋無虛加者不惟闕所不知亦以傳信於萬世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春秋前後例記諸侯之卒未有書二日者左氏於此經之下記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明年之秋經書蔡人殺陳
佗以張本趙子以爲甲戌之下當記其事而簡編脫
之作傳首者不見其事故爲此紛紛也案春秋之經
自相照驗未有始卒不相會者若明年但書殺陳佗
而今年不載陳亂之迹則陳佗者何人而殺之又以
何罪本此而推故甲戌之下載陳佗之事趙子之說
是也左氏曰再赴也趙子非之曰豈有方當禍亂之
時而有暇來告赴乎公羊曰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
得若孔子知其寔死之日必不以二日書也穀梁曰
不知死之日案不知者孔子皆闕之未嘗妄書恐人
之傳疑也若寔不知則闕疑傳疑可也必不以二日
而惑人矣此非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之法著內以見外常事不書朝覲之禮廢而小
事大弱事彊一僭其禮而行故春秋小國之來朝與
內之甲外皆可以見其罪也至其外事雖朝覲之禮
孔子深疾者亦略而不書以爲見於內者其責已備
外相朝事者又皆常事故也故春秋外相如不書其

書之者二處而已蓋皆有所見也春秋之時齊鄭疆大而紀最小以紀校之不能當齊鄭百分之一此宜紀侯朝事之不暇者然而齊鄭嘗往朝焉則朝者非寔朝也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至於戰而莊元遷其邢鄆鄆三年以鄆入齊而紀亡矣於是朝之者安得心服而朝乎將圖其地名朝而寔襲之也事既不果遂行朝禮而還孔子疾其懷詐以圖人之國故特書之曰加紀也左氏曰欲以襲之是也公羊曰離不言會若齊鄭寔不朝紀聖人安得變文而書如乎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仍姓叔字也春秋父沒代子而未爵者則書某氏不稱某稱字武氏子來求購是也此書姓書字加之子以別之者父在而代從政公穀之說是也父在而使子非君道也已而在而使子代之非臣道也已之父在而代之使非臣子也天王仍叔與仍叔之子皆有罪矣范甯曰參譏之是也左氏曰弱也趙子非之曰年長而代父出使得無譏乎

葬陳桓公城祝丘

義同蔡宣公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者之法賜諸侯弓矢使之征賜諸侯鈇鉞使之殺天下諸侯有敢逆王之命叛上之闕而不朝不貢則天子修德於內方伯專征於外尚書載有苗弗率禹乃徂征羲和洎淫廢時亂日增徃征之東郊不開徐戎並興伯禽作誓無有天子征伐之事蓋天子者至尊至貴至高至大者也四方有一弗率則天子退託不明益修德教而方伯連帥問罪專征其義以謂天

子至尊至貴則不可敵至高至大則不可擬有罪則驅除之而已爲惡者則滅絕之而已焉得天子之尊而下伐于諸侯乎春秋之時天王衰號令不能行于天下諸侯人人自專征伐有罪者不罰而無罪者見侵干戈妄動蓋無虛月也雖天王之尊亦親伐于諸侯聖人欲見上下之交失道也則書之曰王伐鄭夫以天王之尊而諸侯不服至率諸侯以伐之而蔡衛陳三國之君又不自行而但遣微者則王室之衰諸侯之疆亦可知矣聖人惡天下之無王也則變其文

而書之曰從王以謂王者之尊天下之民天下之士皆所自有一令之出則天下莫敢不從焉然諸侯有罪天王不能號令方伯討之而至于親行三國從王不自行而使微者蓋有罪矣左氏載王卒大敗及射中王肩之事案若寔有其事于經當有異文經不書之此未可據也公羊曰從王正也案罪三國使微者從王安得謂之正乎穀梁曰爲天王諱伐鄭也案經書伐鄭安得曰諱哉

大雩

雩者求雨之祭非常之事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當愛民重穀卹災救旱故天子諸侯皆有此祭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率羣巫而舞雩天子之雩也春秋書大雩諸侯之雩也雩之祭當在建巳之月左氏曰龍見而雩是也必於建巳之月者陽氣方盛羣物方長一時不雨則生意槁矣然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有一則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春秋常事不志建巳之雩則常事爾故不書至其過時則書之左氏曰書不時是也雩者旱而求雨非常之

祭也然而不謂之旱者以其無雨雩而求之有意於民焉書之所以見其非常而有志於民也趙子曰雩者勤民之祀是也蓋言旱則爲災災之甚及於民物雖雩不書也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記災也案書雩者志其有心於民雩而求之爾若旱及民物則不書也穀梁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春秋書雩二十一書旱者三是雩而常雨也此二傳不知言雩者志其勤民爲災則雖雩而書旱故妄爲此說也

螽

春秋之法以有爲異則書有以多爲異則書多螽也螽也不係於有不係於多爲災則書故但曰螽曰螟也案詩有螽斯羽又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又曰六月斯螽動股詩人以其常多而興子孫之衆以其常有而正節令之早晚是常多常有之物也然而春秋書之者以其爲災爾公羊日記災是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如曹之說三傳之解皆不同左氏以爲度其國

危遂不復蓋以爲一國諸侯因其適曹遂不復其國故書之也公穀皆以爲因其過我故書之惟趙子以爲州公者王臣也譏其外交故書之案趙子所以知州公爲王臣者蓋隱十一年左氏傳載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凡十二邑其一則州也州旣爲畿內之邑則此州公食采於天子畿內而爲三公之官故曰州公若祭伯之類是也春秋如外不書而如曹書者以其明年亦私來魯明此州公嘗私如曹而又私至魯故先於此明見其如曹之迹也三傳之說皆非

六年春正月寔來

去年之冬州公如曹於是來魯無事故但曰寔來也寔猶實也猶曰州公如曹寔來也春秋之文本末相會若不於去年見如曹之文則於此書州公之來但若自王室而來也故必先書如曹而曰寔來明其如曹而遂來也州公爲王臣而外交旣如曹而又來魯此其罪不待貶絕而可見也左氏之說則曰來朝若州公寔來朝魯則於經亦當書之蓋州公之來亦如祭伯之來不朝不奔故亦書之曰來也公羊曰化我

也穀梁曰畫我也皆以謂州公之來簡慢於我故曰寔來也若州公無如曹之迹於是之時但私來魯則經亦不承上文而書曰州公來也公穀之說皆非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之會公穀皆無傳惟左氏曰紀來咨謀齊難也其後齊終併紀會盟侵伐自此而無已經書之所以見疆國暴恣而小弱奔走不暇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

治兵中冬教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蓋王者之法舉一事不兼數者之利則不爲也然而大閱之禮比於三時最爲盛大蓋當仲冬之月田事已畢而農功間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雖尊卑小大之不同而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因取禽獸以供祭祀也周禮所載者天子之事春秋所書者諸侯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書之者皆有所見也大閱之禮冬行之事也春秋之八月夏之六

月也盛夏六月之時農方居野而苗稼方長農之功不可一日少輟而田野之間不可一人暴踐也桓公於此乃行大閱之禮簡車徒選士馬以妨農之稼爲國者貴農重穀猶恐其務本者鮮乃於盛夏之時妨且害之聖人所以深罪也書之曰秋八月壬午大閱以見其於盛夏之時而簡閱非常也春秋未有書大閱而此獨書之蓋春秋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不恤農功而惟情恣之縱者未有甚於桓公也它公之年未嘗有此不得而書之也公羊曰以年書

非也事有罕而中節者孔子亦將書之乎穀梁曰蓋以觀婦人也穀梁之意以爲姜氏之歸魯未久公於此大閱以觀侈之也然經無文此未可知

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所以廣仁義之路而誅篡逆之漸蓋弑逆之賊永無可赦之理其國不能討則諸侯可得而誅也中國不能討則外裔可得而誅也衛之州吁齊之無知舉國之人皆得誅之也故書衛人殺州吁于濮齊人殺無知陳佗鄰國得

誅之也故書曰蔡人殺陳佗陳之夏徵舒外裔得誅之也故書曰楚人殺陳夏徵舒所以弑君之賊雖竊發於一時而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近之其家遠之外裔不能逃討賊之誅也春秋弑君之賊或見討於其臣或見討於其國或見討於諸侯或見討於外裔然而聖人書之無異辭焉一志之以人也其義猶曰人之爲人者以其有父子君臣也臣而弑君子而弑父滅人倫也非人道也滅人倫非人道則凡爲人者皆得誅之若誅異類爾故無臣子無國人無諸侯無外

裔能討之者皆稱之曰人所以厚人倫別異類廣仁義之路也陳佗殺太子免而立位逾年蔡能以賊討之遂進而書之曰蔡人也案陳佗弑君之賊然其迹不見於經惟趙子推之謂當在五年正月甲戌之下巳丑陳侯鮑卒之前而左氏傳文亦載其事詩人有墓門之刺趙子之說是也蔡人殺陳佗不在於陳當在於蔡然而經但書殺而不言其地蓋以謂殺州吁于濮罪衛臣子殺之之晚蔡爲它國能爲陳討賊已爲大義於蔡無責不當書地以謹之故但書殺陳

佗而不記其地也公羊以爲賤之穀梁以爲匹夫行是皆不知討陳賊之義妄爲此說也穀梁又曰其地於蔡也是又不知蔡不當討賊之責能討之則爲義故不書地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王者之法立子以嫡所以杜爭奪之患而正嫡庶之分也嫡長之生必舉以禮而史書之冊嫡庶有定分少長有定日一著於史則少不得陵長庶不得加嫡爭奪之患消而愛憎之心息矣春秋十二公二百四

十二年未有書子生者而子同之生特書之所以明史書之常法而示嫡庶之有分也餘公之生或非嫡或舉不備禮或舊史不書春秋載一可以見二著是可以以明非者此之謂也當春秋嫡庶爭奪之際愛憎廢立之時而子同之生適書之冊孔子安得剛之而無意於後世哉公羊曰喜有正也案桓隱之事孔子誅之已備不在於同之生也穀梁之說尤無足取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之地公穀皆以爲邾邑而杜預以爲魯邑鉅野縣南有咸亭而邾之國寔在魯之南境咸丘在南則二傳謂之邾邑是也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言其相近之甚也邾本魯附庸之國繫屬於魯隱元年盟于蔑桓十六年盟于越皆書名言附庸之國小其爵秩裁能當大國大夫故以名見於經也其它侵伐類言人亦以其國弱師寡裁能當大國將卑而師少者至齊桓公稱霸之後屢從桓公始加以子爵故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是於未爵之前猶附庸於魯至其有

爵之後始自別爲一國也於此咸丘之見焚與莊二年於餘丘之見伐猶是附庸之國故經於此不曰邾咸丘莊二年不曰邾於餘丘也邾我附庸之國咸丘者我附庸之邑邾猶屬我則咸丘不得繫於邾也我之德政修號令明則雖外諸侯猶將相率而朝我況附庸之國乎德政不修號令不明雖我附庸之邑且將叛去况外諸侯乎咸丘之焚於餘丘之伐不繫於邾而若焚伐我之邑猶曰邾我附庸也咸丘於餘丘我邑也然而焚且伐之得非親近猶叛疎遠誰將服

從也二丘之不繫於邾所以深責於內而明我邑之
叛也焚者二傳所謂火攻是也言邑則是民聚居之
所也民聚而居有老而不能自持者矣有弱而不能
自行者矣有耳而無聞瞽而無見者矣然而以火焚
之火之所及其能自脫者幾希矣其傷人如是則其
害物如何哉聖人憤且疾之書之曰焚咸丘舉我之
邑而固焚之也公羊曰疾始也穀梁曰疾火攻也寔
爲邾邑而沒去邾文則是何也因可疾而去之又何
也春秋可疾者固多矣悉去之無乃事寔不明乎杜

預曰火田也火出而在冬月固得時也何用書之乎
趙子曰邑不係國春秋之常也伐杞取牟婁圍宋彭
城言國而後言邑也不係國竟爲何國之邑乎謂之
春秋之常非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來朝例同滕薛然滕薛來朝則累數之穀鄧則各書
之穀梁曰植言同時是也二國之朝適同在於夏時
故連書也春秋之法惟失地滅同姓則書名未有來
朝而名者鄧穀二君特以名書者趙子曰用外裔禮

春秋正義內中國外外裔然而中國而外裔則外裔之穀鄧二國來行朝禮以外裔之禮見公故特書以外之也穀之地在南鄉春秋有爵而無姓鄧者楚之屬國也以二國皆在於南而服屬於楚則其用外裔之禮不足怪也史記載趙武靈王異服之事以晉中國之土衣冠之人而樂爲異服則鄧穀二國久屬於楚習成荆楚外裔之禮亦可知矣公穀並云失國之君趙子非之曰失國之君惟隨敵以歸者書名若奔它國亦不名又曰春秋無用外裔禮生名之例但

作傳者遺之爾左氏以爲賤之故名若但以其僻小而賤之則疆大者可貴也如此則春秋乃是隨勢低昂之書也何其失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子諸侯宗廟之禮雖廟數牲器之不同而四時之祭則等蓋子之事父孫之事祖孝敬之心尊卑一也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之說是也四時之祭名見於春秋者唯二而已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卽書之也烝者進也於冬之時物皆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

祭之也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冬十一月烝祭之時也得時而祭又書之者爲夏五月烝張本也不書正月之烝無以見又烝之失故先書之以示其數凡祭之道所以盡子孫愛思之心而廣孝道於國也然而不可疏不可數數則黷疏則不敬故一歲之間行事者四所以使不肖者及之而賢者不能過也四時之祭得時合禮者不書失禮者不在於祭亦不書所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有繹失禮者猶繹也祭無譏焉書祭

名者罪在祭也已卯烝之類也穀梁曰春興之志不時也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穀梁遂以爲春非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也父字也天王之大夫見於經者類書字所以尊王室也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

夏五月丁丑烝

宗廟之祀國之大事也蒸以盡已孝敬之心而教民

親親焉故聖人必於凡祭以盡其敬必於四時以重其禮其意猶曰祖父至尊也神明至幽也以至卑而事至尊以至明而事至幽不致誠以盡敬則不足以接於神不越月逾時則不足以重其禮故四時之祭祀皆不同而薦獻之物惟時所有也烝冬祭也行之於春則夏時之冬也五月又行之不時且非禮也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黷之聖人所以深罪也公穀之說皆是也

秋伐邾

書伐者聲其罪也不言帥師者微者伐之也去年火攻其邑此又伐之此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冬十月雨雪

春秋十月夏時八月也陰未當盛陽未當衰八月雨雪所以見陰盛而陽衰也公羊曰不時是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天子三公食采於祭者也祭公逆王后而來至於魯者魯主天王之婚也祭公來魯謀婚謀合而遂往逆之不反白於天王也禮有親迎之事而天子

親迎禮無明文惟鄭元以詩文王親迎於渭爲證案
文王亦諸侯爾不得以文王之事遂定爲天子親迎
之禮也又曰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案
此直以魯言之聖卽周公也天地卽魯得郊祀也故
曰爲魯言之焉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亦不敢敵
天子則同姓諸侯主之諸侯所以敬主王姬之婚者
以王姬下嫁於諸侯夫人則王姬之尊與已相敵也
至於王后則其尊敵於天子非諸侯所敢主之春秋
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所以譏天王不當使魯主

婚魯不當主王后也天子者天下之父王后者天下
之母諸侯者天王之臣義猶父子也諸侯而主王后
之婚則是卑天子之尊而主天下之母也故諸侯主
后之婚者春秋譏之然則天子亦無親迎之事矣天
子之尊舉天下莫之敢敵諸侯之女命之爲王后則
后禮成焉屈萬乘之尊以臨諸侯之卑禮之所不可
者故天子親迎之禮詩禮無明文而春秋無譏祭公
之來譏魯主王后之婚祭公之遂也劉夏之逆王后
譏非王公而使微者則春秋無親迎之禮亦已明矣

春秋之法入國稱夫人當祭公之來王后猶在紀也然不謂之逆女而謂之王后者天子之尊天下皆其有也諸侯之尊一國皆其有也天王之后苟逆於天下則所在之國皆得以尊名稱也天子命之則爲王后矣蓋其在天子之天下也諸侯有一國境外之地則非己有故入國而後稱夫人也左氏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左氏之意以尊主王后之婚爲禮若是則王者之尊爲臣者可得而敵天下之母爲子者可得而主之穀梁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案逆女

而遂稱王后者以天子之天下也謂之略之非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紀女也季字也姜姓也季姜歸于京師爲天王之后而謂之紀季姜者仲父母之尊不得以王后稱也祭公之逆則曰王后天子命之爲后雖在於紀亦天子之天下也自紀而歸則曰季姜有父母之尊不敢以尊名稱也京師者天子之所在也京大也師衆也天王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猶曰至大矣小者不能敵也至衆矣寡者不能當也欲天王自處於

至大至衆之地以臨天下之寡小也季女之歸不曰周天下無往而不周也左氏曰諸侯之女惟王后書非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春秋之時疆陵弱衆暴寡而朝事天子之禮一施於同列焉故諸侯相見類曰朝所以見天子則不事而大國則朝之然以諸侯朝諸侯亦春秋之常也曹爲小國世朝于魯於是遣世子者來行其禮春秋書之以爲皆有罪也世子有父

則子也有君則臣也爲人臣子而僭行君父之禮焉射姑之罪也曹伯不能來朝則已矣又使其子抗諸侯而行禮曹伯不命之世子不敢僭也書曰使曹伯之罪也射姑在人臣之位而魯待之以人君世子在人子之位而魯待之以人父書曰來朝魯之罪也故世子不朝朝不言使言使言朝參譏之穀梁之說是也左氏曰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案世子無來朝之禮經曰來朝則是魯以人君之禮待之也謂之賓之以上卿與經相違戾矣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義同陳侯鮑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案書會者諸侯相約而謀事爾然春秋之間未有會而弗遇者於此獨言弗遇蓋公與之會而衛侯不願也經曰弗遇者以爲衛侯嘗至於桃丘但公往會之而弗遇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之法內不言戰言戰則敗矣我之所以爲彼敗

者我之德必不修我之政必不明也顯言戰而隱言敗所以責內尤甚焉春秋於內戰亦多矣戰而在內地者如桓十七年之奚偃二十二年之升陘皆內地然未有曰來戰者郎亦內地而經特書曰來戰內雖敗矣而經以來文加之者不宜來也我無可伐之罪彼無名而伐之內雖敗焉彼亦不宜來也故春秋一十二公之間言戰者未嘗言來蓋我之所以敗者亦有罪焉郎之戰雖敗而言來我無罪也我無罪而彼伐之雖敗焉不足深恥也左氏曰我有辭蓋亦曰我

之辭直則無罪矣又曰故不稱侵伐案書侵伐者非
盡有罪左氏一例說之非也又曰先書齊衛王爵也
春秋之義侵伐以主兵爲首書齊于上卽是齊主兵
也謂之王爵非也公羊曰吾近邑案奚升陘皆內也
然不以來戰爲文我有罪也謂之近邑言來亦非也
穀梁曰不言其人以吾敗也案經文乃是公與之戰
謂之不言其人非也又曰不言及爲內諱也案書來
戰所以見內無罪而三國敗之亦無諱內之文也

臣謝 堉恭校

春秋經解卷四

宋

孫

覺

撰

桓公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去年之冬三國之君嘗伐魯而勝矣于此復使微者
爲惡曹之盟所以固其好也左氏曰齊衛鄭宋盟于
惡曹案三國之盟但以新勝魯而結好耳謂之宋與
盟則于此九月必不執鄭祭仲與折之盟有夫鍾之
會也左氏之說謬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春秋之義言人則衆辭也微者也有書而爲貶有書而爲褒可以衆人治之者則書人以與之人君而匹夫行則書人以貶之蓋執者上治下之辭稱爵而執之者執有罪也彼雖有罪然無爵不得執之成十五年書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有篡立之罪晉侯執之又歸京師焉執有罪又歸得其所則書爵以與之猶曰有罪之人當使無罪者治之天子賞之爵

矣則是有道而無罪者也有道而無罪則是可以治有罪之人也故執有罪者春秋書爵以許之至于無罪而執之者則書之曰人雖公侯之尊不與其爵也猶曰公侯則是有道者爲之矣爲公侯矣乃執無罪之人乎是亦無道也貶之曰人雖爲公侯而無公侯之道則亦衆人而已春秋書人以執人者貶之也宋人執祭仲蓋宋公執之也不曰宋公者不與無道之人公侯執無罪之人也祭仲者鄭之大夫而專政者也宋公以公子突雍氏之出欲立突爲鄭君然祭仲專

政焉不執祭仲突不得立也于是聖人而執之使
逐忽而立突忽爲世子突爲支庶宋公欲亂人之國
而廢嫡立庶又要專政之大臣而執之聖人所不與
也故書曰宋人焉祭仲爲鄭之大臣專國之政不能
守死一節以輔立正君爲它國要而執之祭仲之惡
亦不可勝罪矣故書曰執祭仲公羊曰古人之有權
者祭仲之權是也案祭仲爲人臣而叛其君受託先
君而賣其子舍嫡而立庶廢賢而樹不肖罪不容誅
矣而公羊以爲權焉聖人之所謂權者果如是乎范

甯曰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此說當矣
穀梁曰宋公而曰人貶之也

突歸于鄭

突公子突也宋雍氏之出也藉雍氏之寵求于宋公
執祭仲出世子忽而立己爲君不曰公子若曰突爲
莊公子而廢莊公之命爲世子忽之弟而篡忽之位
無子弟之道蓋非公子也突不曰公子而又不曰鄭
突者挈之祭仲也猶曰突之所以得歸于鄭者以祭
仲也先書祭仲之執而次書突歸則突之歸因祭仲

也春秋之例有書歸書復歸書入書復入者至其國則同然所以至之之迹則異也凡曰歸者歸之之易未嘗有君之位也突之曰歸蓋祭仲爲之應又未嘗有鄭國于是始因祭仲而歸耳故書曰歸也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案祭仲廢嫡立庶聖人方深罪之何謂順也

鄭忽出奔衛

忽者世子忽也不曰世子者莊公已葬忽當嗣位爲君也春秋之法居喪未逾年稱子忽居喪未逾年禮

當稱子而以國氏者貶之也世子忽受命先君而嗣鄭伯之位凡鄭之政皆自巳出忽不能守先君之位無嗣子之德至于見逐而出奔猶曰忽無人子之道焉逐忽出奔者實祭仲也然不曰祭仲逐之而以自出爲文者所以深責世子忽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爲長子則是有世子之象也凡爲世子者能修其德養其望使如雷焉則近者驚而遠者懷也故世子有震雷之德望然後可以守其祭祀而匕鬯不失也鄭忽無震驚之望至于大臣逐之孽弟篡之奔

走而亡僅以身免故出奔之惡雖祭仲逐之亦自取之也故但曰鄭忽出奔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惟失地則名之以謂先君之土地宗廟不能守而至于亡也尚何足以諸侯待之哉鄭忽之名失地故也而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陸淳非之曰春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鄭實伯爵若世子何關爵乎公羊之說非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會者外爲志也柔者未命之大夫故不書氏四國會

盟而蔡獨稱叔者陸淳曰國而字之與君一體也案春秋之法諸侯之兄而行事者稱兄弟者稱弟賢者字之蔡叔之事不見于春秋賢不賢未可知也陸淳與紀季之徒一槩論之恐未有據此可疑之事且當闕之耳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案此二會三傳皆無義說會者聚而謀事耳書之所以見去其疆守而相從于盟會均有罪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三傳皆無義說案此書首時義與九年書夏四月秋七月同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案書會者外爲志也曲池地名公羊以爲毆蛇杞侯爲紀侯此當以左氏穀梁多者爲定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入春秋來燕未嘗見于經惟此年與十三年始見而稱燕人昭三年書北燕伯欵出奔齊又稱北燕有二國矣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故杜預于此解燕人爲

南燕大夫蓋北燕限于山戎自莊三十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爲燕開路得通中國是于此穀丘之盟北燕猶爲山戎所隔未能自通杜預解之曰南燕大夫是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案不書葬者魯不往會耳義同隱公八年宿男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案左氏意以爲會于虛會于龜皆公冰與之會欲平鄭耳然而宋公辭不願平故有伐宋之事也今案經

書會伐皆以見均有罪也無專罪宋公之文左氏之說未可知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丙戌之日再見于經者誤文耳穀梁以爲決日義也案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有書之者但因舊史而詳畧之耳穀梁謂之決日非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之義以內敗外則書公書大夫爲外所敗則書戰書及不言公不言大夫書戰則內敗以爲使外能

敵我則我敗可知也然而又不書公及大夫者蓋曰公及大夫則必無敗矣公者一國之尊而仁義之出也其政教素修其號令素明蓋有所不戰戰則勝矣大夫者亦一國之賢上下所倚仗而瞻望者其德義素著也其治道素行也蓋亦有所不戰戰亦勝矣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孔子爲政則其凡治民之道莫不備具而修飾又能以時而習武使皆兵農兼事故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焉孔子謂戰則勝者亦非能戰而使之勝但其爲戰之道素修耳春秋時內

見敗于外者不書公及大夫蓋以此道責之也春秋之法舉重者言之言伐則不言戰戰重于伐也此言伐又言戰蓋戰于宋之國都不復言戰之地若但書及鄭師戰于宋則是與鄭戰故特變其文而書之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所以見與鄭同伐而爲宋所敗也公羊曰嫌與鄭人戰此說是也穀梁曰不曰與鄭戰耻不和也案經文乃是與宋戰非鄭也啖子曰案自此後魯嘗與鄭和而同伐宋此傳誤矣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收績

春秋戰必書地此不書地者戰于紀也紀爲齊之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紀于是魯鄭之君以爲之敵然經不書所戰之地者以紀侯主兵而與之戰則是其戰在紀也若書曰公會鄭伯及諸侯之師戰于紀則是鄭伯主兵不見紀侯爲主兵也又不見齊侯率諸侯之師至于紀之國都而志在滅紀之罪也故必以紀主兵序其上而後見與諸侯之師戰焉春秋之法內不言戰言戰則敗敗外諸

侯者直以敗爲文而于此敗諸侯之師言戰言敗與例不同者蓋春秋之法不以外敵內會外諸侯則不嫌敵者非一其責不專在我也春秋內敗外師書戰書敗者二而已其一卽紀之戰其一卽成二年鞞之戰也蓋皆會外諸侯焉其責不專在我故也齊宋衛二國稱爵君行舉重也燕稱人微之也戰則舉重敗則稱師重衆也敗績者敗其成績也爲人君者保守其民恐其不安又驅之戰以爭土地逐財利其至于敗則是舉已成之績而敗壞之也亦重衆之辭也春

秋之法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當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卽先君之爵而稱之也居喪之禮諒陰不言天子諸侯之通禮也故居喪者不與于國事而聽之大臣必不得已而行事焉則自稱曰子猶曰父在云爾春秋之間居喪而不稱子者聖人亦據其實而書之所以見其無恩于君父而忘哀之速也且明無子子之道焉衛侯晉卒于去年之冬于此纔三月耳猶未葬也而衛之嗣君出會諸侯而伐人之國又自稱其爵不以喪禮自持聖人據實而書之以見其罪且深疾

之也左氏曰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案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則是紀侯主兵若如左傳之文乃鄭主兵矣此非也趙子亦曰若紀侯助鄭卽當戰于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此說是也又曰不書所戰後也左氏以爲公往會戰而後之故不書戰也案戰實在紀故不地謂之後之非也公羊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趙子非之曰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謂之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不地近也趙子曰不地者在紀都也公羊左氏之說皆非唯穀梁曰戰

由外言之也不地于紀也此說皆是也

三月葬衛宣公

案諸侯五月而葬衛宣公卒于去年之十一月葬于今年之三月正合五月之禮也春秋之義有具文而得失可見者葬而書月之類是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曰曹人致餼禮也春秋之時會盟無度或于其國鄙或于其地弱者奔走彊者暴恣蓋由天下無王

而法度皆廢也至于小事大弱事彊歲朝時聘納幣致餼者滔滔皆是左氏之說非也

無冰

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冰者陰陽之常物理之自然也冬而無冰則是陽氣不閉而陰氣不凝也洪範五行是謂恒燠聖人以為政教之差上干陰陽則陰陽乖戾故謹而書之曰無冰無不宜無也春秋書災異之法有曰無者無冰是也有曰不者不雨是也然而冰不書曰不冰而謂之無雨不書曰無雨而謂

之不蓋皆有所見曲盡其微而書之也無者對有之辭也冰之曰無未嘗有也雨之曰不雖有之不及于物與無雨同也然不者在有無之間之辭也孔子之于春秋委曲詳盡無一字苟然者所以傳信萬世示人以法也公羊日記異穀梁曰時燠二傳皆是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意以謂所不可知者求以彊通而知之則不免于穿鑿狂妄貽誤後人矣故不

可知者以爲不知乃所以爲知也春秋之文有闕而
可知者孔子亦不加之所以教人疑則闕之而誠身
于善也夏五之月雖兒童女子必知其有月然而孔
子不加之蓋以爲闕文不易知也知之爲君子之道
未有益焉然且示人以詐而傳後不實也夏五之月
猶妄加之則凡所傳于後世者無乃可疑而不信乎
則是苟一闕文之必正而致疑于六經皇極之道也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又曰古者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蓋孔子之意非獨一疑似之文

而闕之耳其身行之未至者口不可言也耳聞之未
審者事不可必也然則孔子之言必其嘗行者也孔
子之傳必其已審者也孔子春秋之文疑則闕之者
旣以信其書之傳又以見君子行身之法也春秋諸
侯使其弟來者皆罪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
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罪之也來盟者盟
于魯也春秋凡使自外而至盟者書曰來盟不言其
地盟于我之國都也趙子曰不言其誰敵者也蓋以
爲不言公及大夫則其所來之臣尊卑相敵故不書

也春秋來盟者蓋皆內之敵者與盟焉故但曰來盟也穀梁曰來盟前定也案來者自外之辭耳來戰來聘來朝皆自外也安得前定乎又曰弟之者與其貴者也經文乃是譏使弟耳無與貴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者粢盛所藏也雖尊爲天子必有宗廟貴爲諸侯必供粢盛故天子藉田諸侯躬耕皆所以教民務農而親事祖禰也災火災也春秋之法固火謂之焚莫究其從來謂之災知其所自謂之火焚咸丘固火

之也御廩災不知其來而但見其火也成周官榘火火有所自可究而知之也御廩者粢盛之所在公所親事而致敬乎祖禰者也然而災焉公之所事者得無不敬而粢盛之用無乃闕乎四時之祭秋曰嘗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而嘗不時也御廩災穀四曰矣而嘗焉不時且不敬也御廩之災公之不德而盡事祖禰之道不至也不知遇災而懼責身修德以答災異之戒遽然以災之所餘未及時而祭之蓋公無恐懼之心而黷益甚也左氏宣十六年傳曰人火曰

火天火曰災安知其自天而下也但不知其所從來則謂之災爾不可指言天也左氏又曰書不害也災盛不害不時而祭得無罪乎孔子安得特書乙亥之嘗以見其不害乎此非也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趙子曰案有災當恐懼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趙子曰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又曰譏未易災而嘗案雖易災而嘗猶未免己災之罪也穀梁責之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三傳無義說案書卒義同十二年衛侯晉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春秋諸侯用兵侵伐未嘗有言以者言以者惟三處爾伐鄭之役書宋人以諸侯之師僖二十六年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其它侵伐入滅之類但書主兵者爲首則是倡率諸侯之罪已見其重矣然而加以者三此其罪又重于主兵之罪也若但主兵居諸侯之上則不見諸侯之師本無侵伐之意言以則是以我之故而諸

侯舉兵從我也凡言以者不宜以者也我不當以彼
侵伐彼不當以我而動也彼以我而動者罪輕我以
彼而侵伐者罪重故不得以主兵爲首者一例書之
而特加以文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主用
兵者四百一十有七而書以者三焉蓋諸侯自相讎
敵自相報償雖總十數國之師待主兵者而後動亦
各自伸其意也書以者三我無意于彼但疆率而隨
人者亦少也左氏僖二十六年例曰師能左右曰以
案齊楚吳皆爲大國非宋魯蔡所可當也然三大國

嘗爲宋魯蔡以之豈是能左右之乎又桓文用兵悉
能使諸侯之師左右如意何不書以乎趙子曰不用
我師而用彼師曰以案若我師不行安能主彼之師
它國之師必不爲我用也君行師從自不言師爾非
謂不用我師也穀梁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案春秋
用兵未有使以生者何獨書以則是使人以死乎公
羊曰行其意也此說爲近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書天王之求者三求賻求金求車是也夫以天

王之尊苟天下所有者皆其所有爲諸侯者受之地而爲之主爾故王道之行則天下之有者畢入于京師而天子無求于下也周衰至于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自恣矣王室之卑僅如列國諸侯貢賦不入而天王益貧至于賻死之物車服之用闕而不貢使來求之天王以天下之大不能有之而至于求諸侯分天下之土不時入貢而使來求之曰求者兼譏之辭也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案諸侯之貢雖無車服之名然而貢入于京師則天王車服無闕常貢不

入而天王車服有闕焉乃欲以不當貢者爲臣子之辭則是責君以備而爲不臣者之地也公羊曰王者無求王道之行固無求矣然爲臣子而君父有求于已焉則所以事之之禮得無未盡其道歟穀梁曰有辭讓而無徵求案臣下當貢之物又何辭焉辭則有不受之理也貢賦之入何不受之有謂之有辭遜非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案書崩者桓王也葬在莊三年天王崩葬義同平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三書葬例同衛宣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以爲有一國之地而長一國之民爵受之于天子而德見尊于國人天下之達尊三而諸侯兼之者二故不名于經所以尊之且責之以諸侯之道也然而失地則名之受天子之爵而長一國之民是有德有爵者也德不足以保其國而至子出奔則無德矣已之爵土不守而亡于它邦則無

爵矣向之所以尊之德與爵也德與爵俱亡矣則是匹夫也匹夫者何尊于春秋哉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之無德無爵故也鄭突篡兄之位在國五年不能守至于出奔書曰鄭伯突出奔諸侯而匹夫行則匹夫稱之然猶曰伯者所以見其嘗有鄭也不書其爵則無以別鄭之臣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子出者不曰出在大下也諸侯去其國曰出奔非其土也公穀皆曰鄭突之名奪正也案鄭突奪正之罪在于書歸與忽之稱世子不在于失地之名也此自

失地當書名爾奪正之說非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惡曰復入鄭突因祭仲之授逐世子忽出奪而後歸焉蓋易也故書曰突歸于鄭忽嘗有鄭伯之位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齊小白外有糾之爭立內無大臣之爲援遽以兵歸而奪國焉歸之難也故書曰齊小白入于齊宋魚石既奪于楚藉楚而入于彭城明年宋嘗會

數國之帥而圍之出奔嘗有惡矣入又據其邑以叛復其惡而不悛也故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春秋以一字定其難易之迹故有書歸復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然其事之善惡迹之逆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世子忽之出奔居喪未踰年故不稱爵貶其無世子之德而至于見逐故不稱子然鄭突之歸則以庶奪嫡以邪干正以弟逐兄在位五年之久而大臣國人皆不安之至于突自出奔忽始來復聖人方惡突之惡貶支庶之亂嫡嗣也正其名而書之曰鄭世

子忽復歸于鄭若曰忽乃世子今歸而復其位矣忽無世子之德至于逐時出奔而孔子與之爲世子者此春秋之義也此雖未善然彼之不善者有甚于此不得不少進于此以見彼之惡也故凡春秋之所善非孔子所謂善也以彼不善而見之爾忽之得稱世子非其德能堪之而見許也蓋示突之不正爾此不可不察也歸人之例三傳之說不同左氏則曰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案小白入齊大夫盟于蕪而魯納子糾不得曰國逆也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歸于陳而曰納也此例不通矣公羊則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鄭忽之出權臣逐之非自爲惡也宋魚石奔楚要楚以伐宋出非無惡焉許見入于鄭許叔因鄭亂而復之出入無惡也鄭突篡兄奪嫡見制權臣出入非有善也公羊之例不通矣穀梁則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鄭突之歸安得好乎許叔之入安得惡乎此亦不通矣惟左氏曰復其位曰復歸以惡曰復入此例爲通

許叔入于許

許自隱十一年齊侯鄭伯入許之後許不見于經桓十五年始書許叔之入左氏隱十一年傳曰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于此入許左氏又不載許叔事迹由此觀之則是于隱十一年之時許嘗爲鄭所有許之宗祀不滅而許叔居許東偏故無滅許之文于此之時鄭有子忽子突爭國之亂許叔能乘其勢入許而復其國聖人美之故特書許叔入于許許叔當許之危亡國君出奔則苟全宗

祀居其東偏及鄭之亂兄弟爭立而疆臣制命則方以我之全力復其國而居之聖人善其屈伸得宜進退無失也特書其字曰許叔不書其爵者未嘗有爵也不曰歸者有鄭之難不可以安而歸也其鄭雖有爭立之亂然而許嘗爲其所入許叔之歸蓋亦難矣故書之曰入焉紀季以嚮入齊則書季許叔入許則書叔皆賢之也紀季能全其祀許叔能復其國皆諸侯之弟而其兄奔亡存祀復國之善同故其賢一也陸淳論之曰入繼之美者莫過于紀季興復之善者

莫過于許叔此說是也穀梁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許叔爲許之後能興復其先君之土地而祭祀不失焉謂之非所以歸有何理焉

公會齊侯于蒿

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鄩陸淳以謂當以爲蒿從卅從高也蒿之盟左氏以爲謀定許也案若二國實謀定許當見其定許之迹經無其事此亦未可知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案此邾牟葛皆附庸之國春秋之法附庸之國未有

王命例當書名故隱元年邾儀父盟于蔑書名莊五年邾犁來來朝亦書名以其未命爲諸侯止同大夫之例也于此來朝三國之君皆書以人謂之其臣則不當來行朝禮謂之其君則不書名惟公羊以謂外裔之地啖趙陸淳亦同公羊之說然而中國而行外裔之禮固春秋之所賤其迹不見于經而行事又無聞于傳記安知其行外裔之禮乎如穀鄧之名以其近楚服屬于楚之日久則其用外裔禮猶有所據至邾者魯附庸之國盟會侵伐嘗見于經今年來朝十

七年又盟趙至從齊桓侵伐之後遂與大國抗而書
爵安知其用外裔禮而貶之乎牟人葛人皆附庸之
小者于此書之後遂不見于經事迹無可考者然遂
以外裔禮斷恐未盡也何休范甯謂之貶而稱人春
秋之義不責其所不可責者如三附庸之小國固在
不可責之域矣謂之貶而書之亦非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突篡兄而立其在位五年國人不安之至于出奔
于是鄭世子忽入居其位突又入鄭之邑曰櫟者以

居焉入者難也是時忽在鄭而突入其旁邑蓋亦難

矣子忽子突爭國之事于此入櫟之後遂不見于經

至莊四年遇于垂遂稱鄭伯莊二十一年又書鄭伯

突卒則是突自入櫟之後遂能有鄭而忽終出奔至

亡于外也然而經皆不書此聖人微意也忽為莊公

世子法當為君但其德望不著而為權臣逐之支弟

篡之孔子雖罪其無世子之道然嘗與之為世子焉

嫡庶之分不可亂兄弟之倫不可逾也突有大臣之

應鄰國之助篡兄之位而竟立為君在位者二十餘

年孔子所不與也故于忽之竟出突之竟立一見其法焉鄭突自櫟之後要諸侯以伐鄭竟出其兄而立已突之入鄭必有迹也然而孔子沒之以謂突者大惡之人而不弟之甚者有王者作則在所先誅安得與之鄭而書其歸入之迹乎故特沒其事而見其可誅之罪焉鄭忽自突入之後諸侯侵伐不已不安其國竟亡于外以死然忽之再出奔也孔子不書之經猶曰若鄭忽者實莊公之世子也嗣莊公而有鄭者在忽不在突也然忽之孤危竟爲孽弟逐之死矣故

特沒其再出奔之迹以明忽之宜立焉不然安得突自入櫟之後不書忽奔而突入鄭也遂有鄭伯突卒之事此聖人微意也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鄭未言爾案當鄭突入櫟之時實未入鄭不得謂之未言也又曰言忽爲君之微也案不書忽之出奔乃孔子進忽之微意也安得微忽而獎突乎此非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春秋之間侵伐者衆矣地而後言伐者三焉于袤一也宣元年于棐林伐鄭二也定四年于召陵侵楚三

也蓋先爲會期先會而後伐故與諸例不同而變文書之也案左氏納突之事蓋以突爲不正四國之君又伐而納之其罪大矣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案侵伐而不言會者直以侵伐相期爾會而後伐者先期會而後謀伐事不得不先地而後伐也謂之疑辭非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案曹之會二傳無說惟左氏以爲謀伐鄭故左氏事迹凡此二年之間會盟侵伐皆爲納厲公突穀梁之

意則以爲伐突而納忽案世子忽卒以外無大國之援內無疆臣之應至于出亡以死而厲公突竟以外有諸侯之援卒至于篡兄而有鄭蓋于此二年之間突猶居櫟忽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然以諸侯之尊鄰國之義不能救卹孤危扶嫡立長以廢黜支庶乃反助不正之突以伐逐當立之忽罪不可勝誅矣穀梁公羊之傳謂之非其疑也意以爲諸侯之師助忽伐突無所疑爾案若諸侯之師實能助忽伐突則忽不當竟逐而突不當竟立也此當以左傳

爲定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入春秋以來蔡與中國盟會侵伐未嘗後陳衛之下自此伐鄭之後陳衛常處其上終于春秋未嘗一會輒先陳衛也蓋蔡之國小而迫于楚于是始服屬于楚既以去中國卽外裔故常惴惴懼中國之諸侯合而軋已也始自請陳衛居其上而僞若謙處其下也自莊十年獻舞爲荆所敗以歸而莊十三年始與齊桓北杏之會明年荆復入蔡至僖公四年齊桓侵

蔡遂伐楚終齊桓之世不見于經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後年遂與楚人盟于齊由此觀之則蔡之服屬于楚蓋自此始又憂懼中國諸侯謀之故謙以處陳衛之下也而杜預范甯之徒皆以爲蔡序陳衛之下者蓋後至也豈有蔡自伐鄭之後會盟侵伐常後至于此說非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案書至義與二年公至自唐同說皆告廟則書也彼書地此書伐鄭蓋非魯地者皆至以事也穀梁曰桓

無會其至危之此說非也

冬城向

義同五年城祝丘左氏曰書時也案城向書冬而下書十有一月則城向在十月春秋之十月夏時之八月八月農事方盛不可謂農隙之時經書之者蓋以見勞民且不時爾謂之時非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出奔書名義同鄭突三傳所載出奔事迹皆不同左氏則以為伋壽之事由朔構之及朔之立二公子立

黔牟朔遂出奔公羊以為朔不能守衛得罪天子而至于出奔穀梁則以為天子召而不往當春秋之時天下無王久矣安得有天子召而不往及天子能加諸侯以罪之事乎此蓋二傳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之事其下遂書衛侯朔入于衛有抗天子之迹故生此文也案伋壽之事見于經傳甚詳此當以左氏之事為據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自此盟之後魯遂與齊戰于奚而齊于莊元年遂遷

紀邢鄆郡足知盟無益而侵伐隨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會二傳皆作及惟左氏之經作會案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邾儀父魯附庸小國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爾此當以及字爲定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案不言公及大夫而但書及所以深責內敗其師也言戰則義同十二年戰于宋五月之上左氏公羊皆無夏字此蓋闕文奚穀梁作郎此當從多者爲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事迹公穀皆無文惟左氏以蔡侯封人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休曰蔡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季之左氏何休之意皆謂季賢故經特字之也而何休所載不出于傳記不知何休何從知之然其事極美可賢則與經所字之義合杜預以爲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

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杜預之意蓋謂蔡季當立爲蔡君而啖趙陸氏皆以爲蔡季義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者或謀殺或奪正或本非當立國人不服惟蔡季入繼之善美而字之與杜預之說相表裏矣今案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立爲蔡君之文又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中間亦無蔡季爲君之說由此觀之則蔡季之歸但爲蔡臣爾未嘗爲君也季之所以得字著于春秋當如左氏何休之說蔡季去其國以避其位入其國以終其

喪一國之尊社稷之重則輕去以遜于人吾君之喪吾兄之喪則必歸焉以服其服然則爲蔡季之行亦足以見取于孔子而書字于春秋也若杜預陸氏之說考之傳記則無文求之春秋則又無事雖得立爲君亦未足多賢不若生被其逐死服其喪之爲美也况獻舞之事相去裁十年間不容蔡季卒葬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于經也况世家年表皆無其事杜預陸淳失之矣春秋歸入之例有加自文者此蓋其國奉之以歸故書其所自以其有助焉爾其事之善惡

亦皆隨其迹而見之不繫于輕重也穀梁曰自陳陳有奉焉爾此說是也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魯君行事皆稱曰公魯雖侯爵然其史稱公則知魯之臣子常所以尊于國中者但曰公爾若朝天子會外諸侯則自稱本爵不可僭尊名而亂王爵也故它國諸侯因盟會侵伐見書于魯史亦各從其爵書齊侯晉侯之類是也若魯之諸公于它國之史則亦但書侯爵爾以春秋觀之可知也其君已死則

臣子雖朝于天子及會外諸侯皆得稱公蓋公者尊爵臣子愛其君父于其生則私以尊名稱于國中至其死則不嫌其僭故雖天子之前亦得以尊名稱之故臣子忠孝之心于死者得一伸也春秋雖子男之爵葬皆稱公又况魯頌者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之則必上達于天子矣故其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于時僖公尚存又其詩達于天子告于宗廟不敢僭尊名而亂二爵也至其頌伯禽莊公則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于時伯禽莊

公已死不嫌僭稱故雖達于天子告于宗廟亦取尊名稱之示不嫌也春秋之法惟葬稱公不嫌敵內者所以爲臣子之辭而廣忠孝之心也蔡侯封人之卒于經但稱桓侯而啖趙陸氏以謂蔡子之賢請諡于王王之策書謚曰某侯夫子從而書之以譏當時之僭稱公者且明蔡侯獨存其禮也若如其說則是春秋所書公者皆有罪爾然請諡之迹不見于傳記不知啖趙之徒何從知之又觀古今諡議但先敘其事然後宜謚曰某亦不曰某公某侯也蓋其封爵之大

小自其始封之君已有定爵自非大功當升大過當黜不更加減其爵故于其請諡之策書但書諡曰某其定稱之爵從可知故也啖趙之徒嘗賢蔡季之歸爲君又推尋請諡以附會其說蔡季之爲君固已無據請諡之事又不聞于傳記豈亦好立異取勝之弊歟爲人臣子于法得以尊稱于其君之葬而苟徇已一時之名稱之爲侯則蔡之臣未免有罪不然或謬誤之文未易可知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者內為志微者及之也宋衛稱人亦微者也內之
 微者及二國之微者以伐邾邾魯附庸之國前年來
 朝而又此年盟于越乃遽帥二國之人伐附庸之親
 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暇疆大縱橫而弱
 小見陵也左氏曰宋志也案邾我之附庸及我為志
 謂之宋志非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志義同隱三年書朔不書日孔子因舊史不
 加之也左氏曰日官失之也案孔子之于春秋因闕

文以見傳信之意夏五之下無月不妄益之丙戌之
 日重出不妄損之舊史之文其著如此者猶不妄為
 損益則其隱晦難明者孔子不加之必也朔不書日
 蓋史之闕爾謂之官失非為日官者雖至庸愚豈不
 能知甲乙之日乎穀梁曰食既朔也案經言朔則不
 可謂之既朔若實在二日不應書朔也穀梁之說亦
 非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灤之會夫人實與公偕行然經但書公而不言夫人蓋與齊侯會公爾夫人未嘗會也于是之時桓公尚在夫人雖欲會齊侯亦不可得孔子據實而書夫人不會則但言公也春秋之法以尊及卑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夫人孔父之類是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言與者于此如齊特書公與夫人蓋夫者天也陽也天陽之氣動于上則凡天之下陰之類者莫不感動而順從焉天動則地應陽唱則陰和物理之自然不易之定分也公會齊侯于灤無如齊之意而

夫人彊公以行公不能制與之如齊焉聖人罪魯以國君之尊天陽之位不能自守而見制于婦人姜氏無夫人之德以彊制公而使之如齊故特變其文而書之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遂者繼事之辭也會灤之時未有如齊之謀會成遂事也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外夫人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公羊之經無與字故其解經煩碎如此但當依左氏穀梁作公與夫人義自明也穀梁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抗弗稱數也案書與所以見其

抗公既欲見其驕抗之罪又云弗稱數自相乖戾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春秋之法公薨必地所以見公薨之正不正也薨于
外者雖正亦書其地所以見薨非其所且示人君之
薨不于路寢者皆爲失正况它國乎昭公薨于乾侯
而定公書卽位以見薨雖不得其所而卒猶正也桓
公薨于齊而莊公不書卽位桓之薨有故也然經不
書所薨之故春秋魯史魯公之薨不正者不忍言也
其君父見弑于人者其臣子不忍言之聖人因而不

書所以養臣子之志而厲忠孝之心也諸侯之薨不
于正寢皆爲有罪况他國乎于他國而正卒者猶爲
有罪况見弑乎桓公弑兄以有其位身卒不免見弑
于人孔子書之曰公薨于齊不以弑賊討之弑桓公
者但戕魯君爾不討桓公弑隱之罪也故孔子亦據
而書之又以絕弑殺無己之亂也彼雖弑賊而齊嘗
與之盟會與之侵伐與之婚姻平居相好則爲隣國
忿怒相殺則稱討弑如此則啓亂召禍開相殺之門
聖人原情定罪不以弑賊討之者皆爲弑君所以豫

防無己之亂也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啖子曰五等諸侯臣子皆曰公生時皆然何獨薨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桓公見弒于齊喪于此始自齊至告于廟故經書之也人子之禮出告反面桓公會齊侯于濼嘗告廟而後行身雖見弒于齊而反至之禮不可以闕故其臣子以喪至告之人君出國則一國之安危係之桓公內不能制其夫人外見弒于鄰國生而往死而歸惡莫甚焉然魯之臣子義不可以不君其君喪之至也

亦告之廟若無故而死于外者桓公之喪至自齊不以見弒者書之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不以見逐者書之也為諸侯之尊有一國之大而不能以尊大者自居至于見弒至于見逐是非位之不尊而勢之不彊也持之不以其道臨之不以其德蓋非不幸也有以取之也然臣子之心不以其自取之者加之又所以責之使不至于此也桓公之喪不至自齊則冬不能葬也昭公之喪不至自乾侯則秋不能葬也喪在外至于內然後能葬此又至之不可不書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之法弑賊不討不書葬以謂爲人臣子而君父見弑于人則有罪矣又縱賊不討忍恥以葬之則雖葬猶不葬也葬者臣子之事生者之職賊討則書寔所以少寬臣子之責而示君父之讎有時而竟也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猶父也天不可與之共戴則君父之賊爲人臣子者不可一日與之俱生也故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君之者人亦殺其君弑君之賊殺人君父而其臣子者隨而殺之所以使

篡臣賊子欲爲而不敢君父之讎預制于無形也然而桓公見弑于齊而賊未討遽書其葬者春秋之變例而聖人之微意也春秋必責臣子以討賊者以爲可討而不討也至其所不能討者春秋所不責也夫以魯之衰弱而齊之疆大魯之臣子必復其讎則必至于侵伐以殘其人民爭奪以亡其社稷君父之讎未必能復而先君之土地先以危亡無辜之人民先以殘賊則其爲害于我者甚于仇讎不復之恥也魯之臣子聖人非不責之但責以其君見殺于他邦不

責其國必討賊于疆齊此春秋所以曲盡人臣之難處而深慮危亡之必至公羊曰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二說皆是也穀梁曰葬我君接上下辭也趙子曰案稱我君以別他國臣子之敬辭也穀梁之說非也

臣謝 壩恭校

